

电视文学剧本

陈嘉庚——兴学篇

电视文学本：

陈嘉庚 ——兴学篇

片头的画面衬底呈现着陈嘉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新闻片、照片及资料，同时使用ADO技巧叠化反复三次推出字幕：“华侨旗帜”和“民族光辉”，最后金色立体《陈嘉庚》字幕映在陈嘉庚铜质塑像上。

一、资料片和空镜头：

天际的乌云和地面的浓烟结合，翻滚，几乎弥漫整个画面。

烈火又将乌云和浓烟撕开，淡入字幕：一九八七年。

（资料） 日本兵的脚步踏着国土。

（资料） 一艘日本兵船靠上台湾岛，一伙日本兵跳下兵船，涉水冲向沙滩。

（资料） 日本兵高举武士刀砍杀着。

（资料） 一群百姓躺在血泊中，惨不忍睹。

尸体遍野叠化烟云下的集美社，集美三面临海，毗邻系厝浒井和板桥乡、天马、美人诸山绵亘其北横移中的集美村。

二、集美海涂 晨曦。

湛蓝的海水，金色的半轮在海面上闪烁。

篾，伙同好友阿财和阿兴，他们裤管高卷，浑

身泥巴，向镜前跑着，闪着逆光的泥水四溅着，然而他们俯身拾起一只螃蟹。镜头摇过一排排整齐的蚝石，赤膊的壮汉在收蚝，一群衣不蔽体或裸体的乡童在海涂中嬉闹。

裸身的乡童分裂成二簇：前尾角和后尾角。每簇人数四十名左右，他们正为着海涂的地盘争吵着。

后尾角儿童甲：“这里是后尾角的地盘，不准你们前头角的人抓螃蟹！”

前尾角儿童乙：“谁说这地盘是后尾角的，我抓不到螃蟹，妈妈会打我的。”

顽童甲乙还在争夺着鱼篓，陈嘉庚从景深跑上来，规劝地：“不要哭了，我抓得螃蟹全给你”。

顽童甲不满地：“前头角和我们后尾角的人有仇，嘉庚你怎么……”陈嘉庚的视线被画外孙氏：“嘉庚！”的喊声而转移。

站在地埂上的孙氏喊着：“嘉庚，你爸爸从南洋回来了！”

陈嘉庚、阿财和阿兴奔向孙氏，他们边跑边脱下沾满泥水的衣服，肌肤在阳光的反射下玲珑透亮，陈嘉庚：“哦……”的回答荡在空中。

阿兴：“嘉庚，你爸爸回来了，肯定会带来很多好吃的。”

阿财：“什么留莲、槟榔呀，到时候别忘了带点给我们吃吃。”

嘉庚：“一定。”

三、集美龙王宫 白天

龙王宫座落在集美社南面，飞檐翘角，盘龙绕柱，气势森严

龙王宫内，香烟缭绕，尊王公和陈圣王塑像庄重肃穆

一个番客正在给神象叩头，他四十岁左右，身穿唐人衫，是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。

陈杞柏继续跪拜着，门外有人议论，群众甲：“杞柏回乡，没有进家门，就来拜谒尊王公和陈圣王”。

群众乙对群众甲说：“这是道理呀，没有尊王公和陈圣王的保佑，他能够在海外发达吗？”

后尾角的房长陈纓福领着十余人的竹弦乐队，他边推开门外的群众，边说：“杞柏，听说你在外面发了大财，这可是我们后尾角的幸事！”他说完靠近陈杞柏。

陈杞柏：“托祖上的福，在新加坡开了一片米店，号顺安”

陈纓福：“还听说你当了大官，是不是？”

陈杞柏：“不怕你笑话，只是在新加坡保赤官当了一个会董，算不了什么官。”

陈纓福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得上光宗耀祖，衣锦还乡了，我已叫人准备好锣鼓为你接风，让我们后尾角光彩光彩”。

陈杞柏：“纓福兄，一支笔写不出两个陈字，咱们集美社同一个祖宗，分什么房角。”

陈纓福与陈杞柏的议论，引起站在官外的阿财母和阿兴母的注视。

阿财母：“杞柏大兄弟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本来嘛，分什么前尾角和后尾角。”

阿兴母：“就是嘛，一支笔是写不出两个陈字。”

阿财母拉过身边的阿秀，面对着陈杞柏：“阿秀，快叫姨丈！”

阿秀：“姨丈！”

陈杞柏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阿财母：“这是阿财的妹妹。（询问地）大兄弟，你知道阿财爸是在南洋水师当兵的，起先驻扎山东，后又转到福州，两年多了音讯全无，再说……”

陈杞柏一阵痛楚涌上眉头。

阿财母惊恐地：“大兄弟？！有什么话你要跟我直说呀！千万别瞒着我。”

陈纓福愠色地：“你们妇道人家真不懂事，杞柏兄远道而来，连家门都没有进，你们婆婆妈妈地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阿兴阿财的学费是一定要交的，别在杞柏兄面前哭穷！”

阿兴母：“纓福兄，阿财母不是在杞柏兄弟面前哭穷。嘉庚、阿兴与阿财三人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，嘉庚阿爸见过大世面，我们是向他打听……”陈纓福：“向杞柏兄打听干什么？你们前尾角的房长陈簪海，有什么事找他说去！”他说完又一声吆喝在旁的丝竹乐演奏，锣鼓鞭炮声齐鸣，他们簇拥着陈杞柏离开了龙王宫。

陈杞柏：“按辈份，阿财也是叫你姨丈的。”

陈纓福回辟地：“不提了，不提了！嘉庚妈在家里等急了，今晚我们后尾角要热热闹闹地为你接风洗尘！”

陈杞柏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半日难呀！”

四、颖川世泽堂 夜

颖川世泽堂是陈嘉庚的诞生地，月色把颖川世泽堂染成银色堂内红烛高烧，三桌洗尘酒席尚未撤离，孙氏和陈嘉庚在桌间来回穿梭地忙碌着。

镶有“喜喜”字的米糕供在神龛前，客堂显出一派殷实小康的气息。

陈杞柏：“嘉庚娘，今天他们为我接风洗尘，忙乎了一阵子，累坏你了。”

孙氏：“只要你能回来，再忙也是高兴的。”

陈杞柏：“嘉庚如果学有成效的话，我这次回来，就准备带嘉庚过番去！”

孙氏：“过番去？嘉庚还小，现在你在新加坡娶了新姨娘，她不是还领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吗？”

陈杞柏：“嗨，那总不是自己的亲骨肉，嘉庚可是我的长子呀！”

孙氏：“嘉庚既然是你的长子，那么他继承祖业，应该是在集美！”

陈杞柏很有思绪地一笑，他喊着正在劳作着的陈嘉庚：“嘉庚过来，爸爸考考你。”

陈嘉庚腼腆地站到陈杞柏跟前。

陈杞柏：“嘉庚你九岁开蒙上学堂，读了四年的私塾，该懂得孔圣人的教诲：‘修身而后齐家，齐家而后治国，治国而后天下平’，这里所说的‘天下’指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嘉庚一张十分尴尬的神情。

孙氏：“你别难为嘉庚了，私塾先生教书只知道叫他们死记硬背，从

来不作讲解的。”

陈嘉庚眼珠一转，非常自信地：“阿爸，我知道了：抬头是天，脚下是地，眼前是海……”

陈杞柏赞赏而揶揄地朝着陈嘉庚一笑。

陈嘉庚疑惑地：“阿爸，你去的那个新加坡是在‘天下’之内，还是在‘天下’之外。”

陈杞柏：“‘天下’即世界，世界大得很哪！四书五经上所说的‘天下’或‘普天下’指的是集美、中国。新加坡同中国一样，都在‘天下’之内的。”

孙氏很贤惠地：“杞柏，你考的是嘉庚，好像在变着法子的说我……”

陈杞柏耐心地：“虽然我在新加坡有了家室，但是不贴心，我想把新加坡的产业传给嘉庚，只要嘉庚克勤克俭，将来能创下一番实业，不是也能象我今天一样，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！”

孙氏胆心地：“你觉得风光，我也很开心，可是今天为你洗尘的都是后尾角的人，前尾角的陈家不一定高兴。”

陈杞柏不解地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陈嘉庚求援地：“纓福叔一定要前尾角的人交三倍的学费，阿财和阿兴因为交不出学费，明天就没法上学了。”

陈杞柏：“噢……”

五、阿财家， 夜

这是一个半渔半农之家，屋内除了几件陈旧的农具与渔器摆设外，

几乎一无所有。阿秀在补着渔网，阿财母剖着海蛎，阿财在墙旮旯的一角举着石锤上下敲打着石臼。

阿财紧蹙着眉头，脸上透着怒气，他按一定的节拍用石锤抨击着空石臼，“兵兵”声，划破着沉寂的长夜。

阿秀忧心忡忡地：“哥哥，哥哥……”

阿财回头一瞥，仍举着石锤敲打着石臼。

阿财母也无可奈何地：“明天是冬至了，娘知道你的心思。”

空石臼与石锤碰撞着，击发出朵朵火花。

阿秀几乎近于乞求：“哥哥，空石臼是打不出米糕的，不要再打了！你越敲，娘心里就越烦。”

阿财仍不理睬妹妹，刚毅的小脸颊上汗水涔涔。

阿财母泪盈眼眶，坚定地：“往后阿秀要拼命地织渔网，娘也要没日没夜地去捕鱼捉虾，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读书。”

阿财的眼眶里爆发出一串泪珠。

阿财母叹道：“要是你爸爸有音讯，我们也不至于……今天我在龙王官见到了嘉庚的阿爸”，她的话音刚落，陈嘉庚陪着陈杞柏夜访阿财家。

陈嘉庚捧着米糕兴致地交给阿财：“阿财哥，我妈说明天是冬至，送些米糕给你们，我们还可以一起过冬至。”

陈杞柏与阿财母一阵寒暄后，阿财母：“杞柏兄弟，要是阿财爸在家的话，明天的冬至会过得多热闹。”

陈杞柏又一阵惆怅，欲言而止。

阿财母更进一步：“我是个睁眼瞎子，外面的世面一点不懂，杞柏兄

弟是不是知道财爸的消息？”

陈杞柏：“乡里乡亲的我有什么可以瞒你的，今晚我捐了一百二十担大米，无非想使前尾角学童免交三倍的学费，所以我叫嘉庚通知阿财，不必为明天上不了学担心了。”

阿财母激动地拉过阿财，虔诚地：“阿财，快给姨丈跪下！”

陈杞柏连忙扶住跪下的阿财：“免礼，免礼！”

六、国姓寨寨海滩， 朝霞

海的尽头，一轮红日磅礴而出，彩霞把天空点缀得姹紫嫣红。嘉庚、阿财与阿兴背着书包朝着朝阳奔去。他们背育着《论语》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

接着，他们三人头顶着头，玩着“拱头”游戏，笑声在天际荡漾着。

阿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你爸爸真好。”

陈嘉庚：“我爸爸说，新加坡和中国同在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很大很大。”

阿财：“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？”

陈嘉庚：“起码比中国大，比新加坡大。”

他们边跑边齐颂着：“比天空大。比海洋大……”

七、南轩私塾， 白天

屏条下的八仙桌前，供着一尊“魁星踢斗”的神象。

南轩私塾设在一座闽南式的大厝里，大厅正中挂着“南轩私塾”的扁

额，两侧挂着一组屏条，屏条两旁的条幅写的是“说仁义”、“讲道德”，中堂写的是“五文昌夫子”。塾师陈寅坐在八仙桌前的一只靠背椅上闭目养神，聆听着学生朗朗读书声。

私塾学堂内将近有三十余名参差不齐的学童摇头晃脑地背诵着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……”，陈嘉庚与阿兴也在颂着《论语》：“修身而后齐家，齐家而后治国，治国而后天下平”。

陈寅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老老相敬喜不断，少少谦恭渊源长。嘉庚阿爸捐了一百二十担大米给学堂，前后尾角的学子又能坐在一起读书了！阿财，阿兴背段《论语》给先生听听。”

阿财与阿兴很有感情地背诵着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私塾学堂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，蓦地陈纓福赶到私塾门口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前尾角没有交三倍学费的学生全部出来！”

全场惊愕，它好似一声晴天霹雳！陈寅小心翼翼地走到陈纓福面前：“房长，学堂乃孔圣人的圣地，千万不能在此高声喧哗！”

陈纓福：“天地君亲师乃人之大论，陈先生之说也是金玉良言。可是前后尾角之仇，决非一日之寒，先生就不必忧虑了”。

此时，前尾角的房长陈簪海领着十余名群众也赶到私塾门口，针锋相对地：“陈纓福你不要欺人太盛！杞柏大哥已经捐了大米给学堂，现在你还在无事生非！”

陈纓福盛气凌人地：“你拍一拍自己的脑袋，事情是不是弄错了？这大米是我们后尾角捐的，凡后尾角捐的钱，我房长说了算。我倒要劝劝

你，再不要挑衅惹事了！”

陈簪海毫不示弱：“你不仁，我只能不义了，快请温州佛来这里跳神冲冲晦气！”

八、集美小巷 夜

一条白石灰铺地，地上木炭燃烧着的小巷，火红火红的。

锣与鼓的点子使劲地敲着。

“温州佛”披头散发，穿着红袍，光着双脚，在数十人的簇拥下跳着蹦着，陈簪海边走边双手合十地喊：“我们前头角本来要聘请陈寅先生的，被后尾角抢先了一步……”众人情绪高昂，陈簪海继续地喊着：“后尾角人别神气，我们把‘温州佛’请来跳神，冲冲晦气，你们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”

小巷里挤满了前尾角的人群，他们插地香点红蜡烧纸钱，阿财母和阿秀夹杂在内，阿财痛心疾首地看到阿秀在祈祷：“温州佛快快保佑我哥哥能上私塾学堂，只要哥哥能读书，他将来一定能成秀才、中举人。”

“温州佛”咀里喷把火，脚踩着木炭火，咀里还念叨着：“天皇皇、地皇皇，吾神来了谁敢挡！托塔天王当先锋，十万天兵举刀枪”

阿财忍无可忍地离去了小巷。

九、厦门街景 白天

阿财彷徨在破烂的厦门街头，他走进一家洋行，“五洲客洋行”的招牌十分夺目

阿财在一张契约上盖手印。

一名英国商人对着阿财指手划脚，周围拥着二十多名捐客与童工。

十、集美海滩 黄昏

海滩上躺着一艘破船的船骸，它在夕阳下显得更加懒散，阿兴坐在船舷边面向大海哭泣着，海风扬起的破枝残叶不时地拍打着阿兴的脸，陈嘉庚急冲冲地跑近阿兴，关切地：“阿兴，你干嘛一个人躲在这里哭？”

阿兴揪心地：“我看到这艘破船就想到我的爸爸，我妈说我才二岁，我爸爸在台湾就被日本人杀害了！我阿母辛辛苦苦地把我拉扯大，她盼着我读好书，将来可赚钱孝顺阿母，可是现在我被赶出了学堂。”

陈嘉庚：“你别哭了！你这一哭，我也想哭，阿财已经不见了二天了……”

阿兴：“阿财和你都有爸爸，我想阿财去找他爸爸去了，只要他能找到他爸爸，阿财就能上学堂。”

陈嘉庚迫切地：“阿财跟你说过？”

阿兴摇摇头，然后他又十分由衷地：“嘉庚，我多想和你一样，有一个有钱的爸爸，可现在我怕……”

陈嘉庚：“别怕！阿兴，明天你还是去上学，我跟先生去说。”

阿秀冲冲地跑来海滩喊着：“嘉庚、阿兴，我家出事了！”

十一、阿财家 白天

阿财家的门外，被乡亲围得水泄不通。屋内陈簪海和阿财母正襟危

坐在两侧，他们极不耐烦地听着客头的絮道。

客头：“阿财妈，今天我当着房长的面夸你家阿财。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儿，为了这个家，他情愿豁出自己过番去了！”

陈簪海追问地：“你是说阿财变成了猪仔，被你们卖了？”

客头：“那里，簪海大哥可不能错怪弟兄呀，人是要认“命”的，阿财到海外谋生是件很艰难的事，可总比在这里强……”

阿财母：“阿财爸不在家，我妇道人家算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只能让他来作主，簪海兄弟你说是不是？”

陈簪海嗽了一下阿财母长叹一口气。

客头：“房长，我看着寡母孤女可怜，才好心好意来通报你们，阿财横竖在明天过番！”

阿财母倏地站起来，痉挛地：“这怎么行？要是阿财爸回来了，我怎么向他交待？”

客头：“你向谁去交待？簪海大哥没有告诉过你？两年前，南洋水师在福州海面上早已全军覆灭，阿财到哪里去找他的爸爸？”

阿财母梦呓般地：“一个十五岁的孩子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怎么可以飘洋过海去！”

客头：“阿财说，学堂不让他上学，他只有走过番的路，万一阿财有一天出息了，他会孝敬你的。”

陈簪海再也按捺不住了，神经质地：“这都是陈纓福作的孽！今天他逼得阿财卖了猪仔，明天又不知道逼谁去上吊！俗话说：“人老实被人欺，马老实被人骑。”前尾角的子孙一定要争这口气，与陈纓福拼个你死

我活!？他边说边手执起渔叉，使劲地把鱼叉射向门外。

鱼叉插在木门上，摇摇晃晃地。

十二、龙王宫外 白天

龙王宫，门外前头角与后尾角的人群分为两侧，双方械斗的队伍都拿着锄头、棍棒与刀枪。

一面大黄旗上写着后尾角，旗下站着陈纓福。

一面大红旗上写着前头角，旗下站着陈簪海，他怒目地手一挥。

陈纓福也一挥手。

锄头、棍棒、扁担、刀枪和串仔交错地你刺我拼。

助威的鼓和锣使劲地敲着。

陈纓福似乎有不挡之勇，他一手拎过一人摔出画，又背过一人掠过镜头。

陈簪海似乎也力大无比，他把一人举过头，转了几下，摔出画面。

被摔出的人撞在一间小毛棚上，毛棚倒塌。

毛棚的竹尖刺透摔倒人的胸，他口吐鲜血而死。

十三、南轩私塾 白天

陈寅还是坐在讲台上看书，学童们还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《论语》：“修身而后齐家，齐家而后治国，治国而后天下平”。

一块石头击碎了玻璃，画外的吆喝声此起彼落，私塾内《说仁义》、《讲道德》的条幅被震动下地，尘灰弥漫。

陈寅气愤地：“太不象话，太不象话，竟然在学堂前动干戈，他们置斯文于何地！置孔圣人于何处！”

窗外又有一支串穿透了另一处窗户，吓得一个学童哭了起来，陈寅激动地：“这是为的什么？”

陈嘉庚站了起来：“为了阿财当了猪仔！”

陈寅苦笑道：“魁星爷乃天上主宰文运之星宿，只管科场沉浮，怎能管人是否当猪仔。

阿兴：“他们说，后尾角叫我们交三倍的学费，这明明是不让我们读书，阿财因为走投无路才被骗去当猪仔。”

又有一学童站了起来：“他们还说……”

陈寅：“还说什么？”

学童大胆地：“还怪罪学堂包庇前尾角”

陈寅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接着陈嘉庚十分理智地：“陈先生，要是讲道理，就打不起来了，他们怨鸡连窝也揣，要是杀红了眼睛再碰到您，难保不出事！”

十四、龙王宫门外 白天

一对双打异常激烈，一支棍棒对着一把大刀，只有几个回合，刀劈棍落。

拿棍棒者：“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我是你表姐夫。”

拿刀者：“有了姐姐，还怕没有姐夫？”

十五、南轩私塾 白天

画外拼杀呐喊声不断，南轩私塾的师生都萎缩在课堂的一角。陈寅：“面对前后尾角亲人之间的仇杀，先生却无能为力，惭愧，惭愧！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从门外冲进后尾角的械斗者七人，其中一人的声音在吼：“没有交三倍学费的前尾角学生，一律不准在学堂读书！”

陈嘉庚本能地靠近了阿兴。

陈寅：“诸位应该多为子孙积点德，课堂乃是圣地，汝等竟敢无礼闯入，可叹可气！我要去找他们的房长评理！”

吼者：“评理？后尾角已经被你们打死了二个，伤三人，他们能找谁去评理？此仇不报非人也！”

陈嘉庚惊吓地：“先生！”

陈寅：“子曰：‘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’”

吼者：“我不知道先生的咬文嚼字，只知道一报还一报！阿兴、阿发、嘉由……再不出去，我们就拖了！”

十六、龙王宫门外 白天

后尾角一个人被陈簪海用串仔刺倒，一群后尾角的人马上用担架把他抬走，另一群后尾角人围上了陈簪海，又是一场厮杀。

一边有人把死人装进棺材，一边陈簪海身上已经刺进一把匕首，他还在拼搏着。

陈簪海身上又挨了一扁担，后背又刺入一钉耙，鲜血四溅。

十七、南轩私塾门口及门外 白天

另一场难堪的争夺在学堂展示着。后尾角七名械斗者使劲地拽着、拉着、操着前尾角交不出学费的五名儿童，他们咬、推、捶、喊……陈寅从中周旋地解着围：“孩子是无辜的，千万别……”

阿兴嘶哑地喊着：“嘉庚，我要读书，我要读书！”

陈嘉庚急地哭了：“阿兴，阿兴！”

陈寅一面阻止着械斗者的暴行，一面跑向门外面对械斗的双方哭诉着：“天理之不容，天理难容呀！同族同姓的亲人何必自相残杀，不要再拖，不要再打！”械斗者都对陈寅的呐喊不屑一顾。

陈嘉庚懊恼地：“平时谁都说听先生的，今天谁也不听先生的话！”

陈寅再次拦住拖着孩子的械斗者：“可怜可怜这些孩子吧，无论如何让我上完这一堂课。”

吼者摔开了陈寅，疯狂地：“你可怜他们，谁来可怜我们呀！”

被拖着的阿兴，他的头碰在石头门槛上，一声惨叫。

陈嘉庚呼喊：“阿兴！”

空气凝固了，人也屏住了呼吸！陈寅俯身抱住了阿兴，陈嘉庚在旁觑视着。

阿兴额头淌着血，虚弱地：“先生。我要读书，要读书怎么那么难呀……”

陈寅深情地：“是呀，人只有读了书，才能明事理，讲道德。”

陈嘉庚咬紧了牙关。